

內經要旨

清·顧沅
摘註

內經要旨

據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影印

內容提要

李鴻濤

《內經要旨》一卷，清·顧沅摘註，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一六八四）著者自刻本，孤本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

一、著者與成書

著者顧沅，號潛石子，明末清初醫家。幼習儒，師從吳弘綸（萬咸）先生習課經學，塵視富貴而不可一世。開筆作文，不合時宜，故兩赴鄉試不利。因從其先嚴之命治五經，冀學有所本。顧氏年十八時，甫讀《書經》畢而病作。後又從東海屠公邁先生學，因先生督責課業嚴厲，病轉增劇，不得已而罷學。因修習長生術不得法，神識昏妄而自宮，遂成廢人。顧氏無緣仕進，轉而學醫。師從王抱真（祚裕）學醫，於醫學源流稍有領悟，未幾先生病故，中道輟學。然經吳弘綸先生引薦，入其舅氏沈君宏家中授課，仍於業餘兼理醫學。後因甲申之亂，明朝鼎革，甫入金陵適值朝廷收選內員，未及半載，又復顛沛流

離，前途未卜。三年後，入鈕氏家教習又兩年。辭館而以醫為專門，期間未嘗稍輟。後因起嚴氏孤子奇疾，名噪一時。顧氏一生，仕進與從醫經歷坎坷曲折，其天資穎慧，生性耿直，雖年少誤入歧途，却身殘不棄，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治學，堅持以儒學和醫學互進，堪為表率。

顧氏年輕時甫入醫門即對於《黃帝內經》頗所致意，在獨立行醫後，「治醫之暇，『取經言之有關於病機、脈候、證治、虛實者，節略句語，合為一帙，名曰《內經要旨》』」。

二、內容與特色

此書系《黃帝內經》註釋之書，是顧沅研習《黃帝內經》多年，旁參各家之註，加以臨證體會，對於其中義理深密、言辭古奧或錯簡訛誤之處予以摘錄闡註。現將其學術特色簡述於下：

（一）以儒證醫，訂訛次簡

作為一位飽讀儒家經典之士，顧沅研醫，於醫之外往往能夠運用儒學修證

治醫之道。故本書的字裏行間可折射出顧氏「慎思、審問、明辨、篤行」的鑽研精神。如通過「酒」和「租稅」的起源考證辯論《黃帝內經》成書時代，認為當屬「秦漢間文字」，且晚於《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一運用「考據學」的研究方法頗具啓發性。又如顧氏認為，《內經》語句前後倒置，文字衍漏訛舛，難免費解而多歧，應當持儒家「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之觀點，同而求異。即關於經文的文字解說不同，但應求同合於義理，不可「亂常拂理」，亦不可「以紙上成說遂為古人定論」。持此「於同而審異，審異以致同」觀點，顧氏對於《內經》原文和後世註家注文能夠精審明辨，對於語義懸隔、前後不倫者，條次順序；對於訛謬荒誕者，指摘批判。同時又告誡後學：「學問無窮，靡所底止，運用之妙會通於心，非可以言盡也。時習日新，積小以高大，如木升之象，則得之矣。」此書篇幅雖小，但顧氏的這種質疑經典、求實批判、博學慎思的治學精神是值得深入學習的。

(二) 推溯經旨，本乎臨證

顧沅研究《黃帝內經》能够以臨證實際出發，反對不切實際隨文衍義，更要杜絕流弊的蔓延。如對《素問·標本病傳論》中「病有標本，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二句，認為標本所致當為「受病之本，非本元之本」，實即原發與繼發，原發為本，繼發為標。指出當時泛以「本元」解標本之本，致使臨證濫用補法，巧言「治本」，去「本」更遠。又如其對於運氣學說的認識，認為「其司天在泉，運氣勝負之說，自業醫三十餘年來無一年應者，時不隨言，名不副實，僅資空談，無關實用，存其大略可也。若執以治病，是痴人說夢，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再如力闢世醫對於《素問·痿論》痿證病機之言「陽明虛」誤解，而濫用溫補，乃抱薪救火，致臟腑精血枯涸而莫能救療。均體現出顧沅能够從臨床實際出發佐證和闡揚經典本旨，而不為俗套所囿。

(三) 廣參諸家，擇善而從

顧氏研究《內經》，廣參諸家，博覽群書，如：朱丹溪、滑伯仁、馬玄臺、王日達等，其時《內經》註家影響較大者為馬玄臺之《內經註證發微》，但顧氏往往能够在綜考各家後，提出自己的觀點，反對隨文附議，隨波逐流。如對《素問·生氣通天論》中「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一句，顧氏認為，丹溪、伯仁雖認為錯簡但未言明，馬玄臺隨文會意，去經旨更遠，他認為「一因於暑下」言病合於暑證，「一因於寒下」不言病而泛言居處，辭不合義」，當他看到王九達（日達）的《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類》將「因於寒」三字冠於「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下，此句於文意義理方得通暢，二人不謀而合，顧氏不覺欣喜而手舞足蹈。認為王氏之書「校正句語，炳若星列」，當從其善。

三、結語

此書作為儒醫顧沅的唯一傳世著作，今僅存此孤本。就其學術內容而言，不在全而在精。顧沅從醫坎坷，但因其敏而好學、敢於質疑、反對盲從的治學精神，使得他對《內經》的字詞句乃至通篇的理解別有見識和發揮。此書可以看做研究《內經》的一部較好的參考書，篇中所及原文僅僅為例證而已，若能從顧氏治學的方法中領悟一二，潛心研讀探究《內經》，收獲則遠勝於此矣。今予影印，以廣其傳。

此書為清儒醫顧沅所著，內容詳盡，論述精闢，為研究《內經》之重要參考。全書共分三卷，上卷論經脈，中卷論臟腑，下卷論雜症。其論經脈，詳述十二經脈之循行、病候及治法，尤重於經脈之辨別與治療。其論臟腑，則以經脈為綱，分述各臟腑之生理、病理及方藥。其論雜症，則以經脈為本，分述各種雜症之病機與治法。全書文字簡潔，論理清晰，誠為醫家之圭臬也。此書現存孤本，影印以廣其傳。

序

往浮伯從予受經少輒塵視富貴不
可一世年十八因病廢學游心仙佛
遇魔自宮遂爲廢人索居無事入山
習醫久之所從師卒家居益偃蹇予
爲之援引館於我舅氏沈公君宏家

月一
教授經書兼理醫業將終身焉甲申
金陵之遊非初志也嗣居山益博綜
經史靡不該洽析理洞微其於醫林
素問諸書尤肆力焉今觀所輯內經
要旨一編于有關病機脉候證治虛
實處纂略成書兼爲註釋據理發明

以歸於是簡要精切洵足羽翼前經
楷模後學也昔太史公云左丘失明
孫子臏脚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垂空
文以自見史公非蠶室之禍亦烏能
成百三十篇以傳於無窮耶浮伯跡
雖似廢茲編成而公諸同好垂之來

序二
禩由茲遂可以不廢立言爲不朽之
一信哉

康熙甲子春三月戊辰朔吳郡延陵
友生吳弘綸序



內經要旨序



素問非軒岐書昔人嘗言之矣蓋以文辭與典謨相遠且不及左傳國語戰國策之文以是而疑爲秦漢間文字蓋作者託言軒岐以行其說以重其道以惠天下後世之人此仁人之用心也乃內經註證引黃帝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而按史本紀載帝之制作十有八事作內經其一焉其言其義與註證所述無異是故先儒亦有謂內經爲軒岐書者從本紀耳然則謂爲軒岐書者據本紀也謂非軒岐書者據文辭也

二者相參何所折衷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汲冢之誣稗官之誕索隱附會安可盡信以本紀爲據不若據文辭之爲近也然未有以指實胡能有定予以內經所言之事理推之殆有愚者之一得焉夫唐虞以前謂之上古三代之間謂之中古而內經有上古中古今時之說其爲三代以後之人之語而非軒岐之言明矣上古之世未有酒也至夏時而始有之所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是已故虞書典謨諸篇君臣相戒之辭無一語及酒者至夏書五子之歌而有甘酒嗜音之語胤征篇有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顛覆厥德沈亂于酒之辭則知酒之爲物始於夏無疑矣而內經有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之說其爲

後人設爲軒岐之語益非軒岐之言明矣上古之時田無租稅至夏商周而有貢助徹三法之異然皆出於公田未有稅也至魯宣公而始稅畝春秋宣公十有五年秋書初稅畝志變法之始也而內經有子萬民收租稅之說其爲三代以後之書之明證非軒岐之書無疑矣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姑舉二三以爲據此其語言不合事理之著明者也殆有甚焉有前後倒置之語有衍漏訛舛之字所在皆然不能悉正今摘其有關於病機脉候證治虛實者據理發明以求其是名曰內經要旨易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先儒謂睽非善事然有當睽者同而異是也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皆同而異也如講論文字爲說不同

而同於求合義理當同於理而不同亂常拂理以爲異也當異於理而不異隨俗習非以爲同也同人類族辨物審異以致同睽則於同而審異爲學之道求理於心心與理一方爲極功勿以紙上成說遂爲古人定論不可以同異也學而時習習矣察焉

康熙壬戌夏五月戊申潛石子顧沅序

潛石子醫學本末

子幼受業於延陵

吳萬成先生

名弘 綸

習詩經開筆作文不合

於時兩赴童子試不利

先父雪樵公

諱復

以予能記誦命讀五

經爲有本之學甫讀書經畢疾作時年十八

先生舜去又從

東海

屠公邁先生

諱曄

肄業

先生性嚴峻督課太急訶責非

時病益劇學遂廢於是因病學佛入魔自官遂爲廢人鄉黨不

齒窮居無事因而習醫擇師三載始得所從

崇禎辛巳春受

業洞庭東山 王抱真先生

諱祚 裕

門下始讀內經及靈樞經除

針刺法之外凡病機脈候陰陽藏象營衛盈虧證治虛實司天

在泉運氣勝復主客交變標本緩急諸篇以次讀之是年大旱